

百 科 小 叢 書

語 言 學 通 論

著 爾 福
譯 海 文 藍 祿 世 張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論 通 學 言 語

著 爾 福
譯 海文藍 祿世張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譯者序言

這本書份量雖然不多，可是我們彙譯的工作在三四年前已經開始了；並且經過幾次的易稿，方始寫定。原書是英國 “Benn's Sixpenny Library” 當中的一種，對於「一般語言學」上重要的問題，都有簡括的論述；很可以從中窺見西洋最近關於一般語言學研究情形的大概。所以我們極願意介紹給國人閱讀。

不過原書當中有一部分不免是根據英國人立場的說話，我們嫌其對於英語的地位過分的擡高；凡是這些以英語為本位的論調，以及我們所認為不適合於國人閱讀的部分，也就毫不客氣的加以刪除。因為我們譯述的動機，反正總是要給此書的讀者增進一些關於語言本質等等的認識，並且因以明瞭西洋學術界對於一般語言學上各種問題研究的情形。只求和這種動機能夠相適應，而且對於原書的重要意義不致有所損害，自然可以容許我們在譯述的工作之外，也不妨把原書加以刪節。這是我們應該對讀者特別提出聲明的，對原著者也不得不因此表示一點歉意。

原書共分九章。最後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論到標準的英語和世界的語言，就是我們所認為以英語爲本位的論調，大部分是根據英國人立場的說話，不適合於國人的閱讀；我們把這兩章全部刪除。又第一章的末段裏刪去一句；第二章中間的一段裏引據耶斯拍孫氏的話，以及末段裏最後的一句也刪去了；又第五章中間的一段也刪去了末數句。我們認為這樣的刪節，結果可以使此書更適合於國人的閱讀，而並沒有損害原著裏精要的意義。

我們以爲原著裏精要的意義，正在表明近代西洋科學發達的結果使一般語言學上的各種問題也得到相當的解決，或者在探究的途徑上得到更進步的方法和工具。原來語言學的建立是以其他許多科學爲基礎的；近代生理學、物理學和心理學的進步，使得語言的真相更爲明白，對於語言的構成也有更深切的探究；同時又受了生物學、社會學等等進步的影響，語言學上的各種理論和學說也隨着發生變動和革命。本書所列各章，論到語言學上的各種問題或語言本身上的各種現象，對於牠們的解答和研究的結果，大都表示着近代科學演進的情形。讀者正不必定把此書認爲單是包含着語言學上的知識的。

本書第一章論到語言起源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在語言學界還是一個啞謎，從前和現今的種種學說雖然都只是一種推想；而因為近代生物學的進步，根據人類和社會進化的眼光來探測語言的怎樣發展，就漸漸接近於科學的論斷了。例如倪希斯的喉頭機械論，就是依據動物進化的程序說明喉頭的漸次發達，以致聲音應用於利害相關的行動而發展成為語言。

第二章說明近代語言學家也因為受了生物進化論的影響，認明語言是有歷史的，是有機體的，有生長也有死亡，語言當中的語詞也是由競爭而生存的。於是由書寫的語詞的研究進而趨重於口說的語詞的研究。同時又因為生理學物理學發達的結果，對於口說語詞的研究發明了許多新式的工具，而語言在人體上的作用也更為明白。同時又應用社會學和行為派心理學的觀點來探測語言的本質，認定語言是一種身體的習慣和社會的動作。

第三章說明口說語詞的研究在人體學或生理學上的根據。從語音的分析可以知道各種單音和音調音勢音長等等變化的構成和發生；語音的差別在習慣的程序上的分配，於是演成了社會上語言紛歧的現象。

第四章說明口說的語詞在聽感上的作用，也可以應用生理學物理學的原理來解釋。不過通常所感受的語音並非單是物理上的聲音，還具有一種社會行為的情況的功用；所以沒有意義的語音，即使詳細精確的發出來，也是難於辨認的。同時因為通常的語音並不需要十分的詳細精確，在聽受方面也難免發生錯誤，是由語音變異的現象而演成社會上語言的紛歧。

第五章說明語言上意義的成立由於社會行動當中共同的情況和經驗的聯繫。社會團體裏一種共同的行動的趨向養成了語言的習慣，而使語言也發生社會的效用和價值；這種效用和價值並不必根據於固定的形式，有時因共同的情況和經驗而產生語言的經濟。依據社會學的觀點，自然要否認個人的語言行為的存在，個人要學習一種語言必須要參與一種社會的生活。但是語言既然又是身體的習慣，內中所包含的意義便可認為是內在的語言；因近代生理學心理學的進展，使得語言上的意義也可以把牠來作一種純粹機械的或物質的解釋。

第六章說明語音習慣的成立正由於社會上共同行動的趨向；對於生活的根本方式具有同一的心理，因之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往往慣用同樣的聲音。第七章說明依據這種語音習慣的異同

可以推尋各種語言彼此間的關係，因而確定牠們的世系或血統。語言在社會上雖然不免有紛歧的現象，而因共同的經驗和情況的聯屬，自然在廣大的合調上發生共同的語音習慣。雖然因語言的經濟，同樣的聲音不限定是屬於同樣的情況，但是在社會的心理上看來，相同的語型和整飾音的習慣正是顯示原始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之凡是語音習慣相同的，便可以認定是相同的經驗的口語化而歸納爲同一系族的語言。這種研究的方法也是受了近代社會學生物學發達的影響的。總之：語言學實在是一種組合的科學，要隨着其他的許多科學的進展而發生變動和進步。本書所列的各章，不但足以窺見西洋最近關於一般語言學上各種問題研究的大概，並且可因以明瞭其他許多科學進展的情形；而且因語言學研究的興趣而增進全部科學研究的努力。這又是我們把此書供獻給讀者的一點微意。

至於本書各章所根據的學說和材料，原書末尾附有一個書目，因節譯如左，以供讀者參考：
Jespersen: 言語及其本質發展和起源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Allen and Unwin, 1922). 文法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Allen and Unwin, 1924).

Negus: 喉頭機械論 (The Mechanism of the Larynx.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9)。

Bally: 語言與生命 (Le Langage et la Vie Geneva, 1913)。

Panconcelli-Calzia: 實驗語音學 (Experimentelle Phonetik. Walter de Gruyter and Co.)。

Jones, D.: 英語語音學大綱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tics. Teubner) 大英百科全書 "Phonetics" 條。

Harvey Fletcher: 語言和聽覺 (Speech and Hearing. Macmillan, 1929)。

Pillsbury and Meades: 語言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ppleton, 1928)。

De Laguna: 語言及其功用和發展 (Speech: Its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Ogden and Richards: 意義之意義 (The Meaning of Meaning. Kegan Paul, 1927)。

Markey: 兒童語上符號的進行及其完成 (The Symbolic Process and its Integration in Children. Kegan Paul, 1928)。

Schmidt, P. W: 世界的語言系族和語言區域 (Die Sprach. 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er Erde. Winter)。

Meillet et Cohen: 世界的語言 (Les Langues du Monde. Champion, 1924.)

Meillet: 新歐洲的語言及附錄 (Les Langues dans l'Europe Nouvelle, avec un Appendice. Payot. 1928.)

Mencken: 美國語言 (The American Language. Cape.)

Negus and S. Jones: 大英百科全書“Voice”條。

譯者 張世祿 藍文海 二六・四・五日・於暨南大學。

目次

第一章	語言的起源	一
第二章	書寫的語詞和口說的語詞之研究	一〇
第三章	口說	一八
第四章	聽受和認識	三六
第五章	意義問題	四九
第六章	發音習慣	五九
第七章	語言的系族	七四

語言學通論

第一章 語言的起源

在多數動物的生活中，聲音參與了大部分，特別是由牠們自己身體的運動和氣息所成的聲音，以及牠們的同類所作的同樣的聲音。人類是最優秀的發音動物。一切人類皆生而具有創造和使用種種聲音的無限的本能。立溫斯敦 (Livingstone) 在他的最後的日記 (Last Journals) 中，提及某亞非利加的部落裏，各種拍手的方法是當做敬禮的申說：「准許我，」「對不住，」「讓我過去，」「多謝，」這是恭敬的引見和告別，也有「聽聽」的意義。地位較低的人被人家呼喚時，用手答以敏捷的二拍，是表示「我來了。」可是應用氣息和語音機關來造作各種的聲音，總是比較便利的。

人類語言最初起源的問題，是個很普通的啞謎。現今已經有了許多種的解答，而大都牠們正

如對於許多這類的啞謎一樣，或是臆斷，或屬於一種神學或神祕的性質。法國大語言學家梅勒 (Meillet) 說明可信的觀察，以為我們所知道的語言，沒有一種能給予我們以語言原始狀態的任何印象。印度有幾個部落，他們僅僅知道使用金屬或陶器的，可是他們說着富於符號材料的豐裕高尚的語言。但是，依據某種意義，一切口說的語言 (spoken language) 都是原始的，有人並且要說：充其量語言也不過是一種笨拙的原始的工具。

所以關於語言起源的學說都是臆斷的。一說原始的語詞，是「子規」(cuckoo) 式——「關」(quack-quack)，「唧唧」(gee-gee)，「咆哮」(bow-bow) 的摹倣語。這種「咆哮」說之外，另有四種別的，也同樣以複疊的名號來說明——「普普」說 (pooh-pooh theory)，「丁當」說 (ding-dong theory)，「嘻嘻呵」說 (yo-he-ho theory)，以及新近的一種，我們可稱為「達達」說 (ta-ta theory)。「普普」說以為語詞的發展，由於事物所激起的自然的驚嘆，和種種天性的苦樂的叫喊。語言大半是感嘆的，起於「oo-er」式的聲音，或者是「tut-tut」ssh，phew」這一類的語詞，和「ah」ee」oh」這一類的元音。米勒 (Max Muller) 的學說所以綽

號爲「丁當」說的，因爲他注重於各個人所發出的某種聲音，合於事實的本性；換句話說，聲音與意義間有一種神祕的調和，而最初的語音本來是記號式的，如流動的滑音，絲絲的嘶沙音，和吶吶的「E」。人們是以語音「丁當」他們的環境的。文學批評家所用的摹聲說（onomatopoeia），這個名詞，也似乎包含着同樣的觀念。

「嘻嘻呵」說鄙視原始的摹聲說和回聲說，以爲肌肉上強烈或困難的努力，特別是協律的努力，常常伴着聲門，舌頭，兩脣，或軟口蓋相間的啓閉動作——就是輪流的保持氣息再行放出，有時具有聲帶的震動，或樂音，這種學說也注意到聲音的重要，至於語詞，是伴着婚嫁，飼養，鬭爭，逃遁，和宴會情形這一類羣衆的動作的。這裏我們得到「heave」（扛擡）「haul」（拖拉）「hack」（割切）「dig」（鑿掘）和「yum yum」「yo-he-ho」以及「ta-ra-ra-boom-de-ay」這些語詞。

倪辯斯（Negus）曾經主張：爲了手臂一類筋肉最有力的拖拉，給予一種強力的低沉音，那種原出於胸壁（choracic walls）的動作，那末，必須胸部是強硬的；而要這樣我們必須應用喉頭的

聲帶暫時的保留氣息。水手在大海上合唱歌樂 (shanty) 的時候，他們唱這歌以「heave」(舉起) 這個語詞爲收尾。那時胸膛是一部分空虛的，而聲門立刻的關閉凝住了胸膛。隨着「heave」這個語詞第二次的揚起，實際是應用所保留的氣息來持續的。音律的一致也是優美的節拍。我會看見一羣非洲人裝着鋼軌到一輛手車上去，也有同樣的行動。

對於語言和容止 (gesture)，近來有更新的觀察。這兩種是那一種先發生的呢？在什麼地方是這一種的終止而另一種的開始呢？依據帕澤特 (Sir Richard Paget) 的「達達」說 (ta-ta theory) 以爲我們說「ta-ta」或「hither」(此地) 的時候，舌頭做出同樣的姿勢，正如由手來表示同樣的目的。可是你不必搖動你的手；你的朋友一聽見你搖動舌頭，就有同樣的效力。依照這種說法，人類的語言和天然的容止（兩手等等的——現今仍爲聾啞者所做的——）比較起來，是由單純的唇舌等等幽默的容止表演開始的，而這些容止被氣息和呻吟聲成爲可聽的。貝克脫拉夫 (Bekhterev) 以爲在禽獸中，或者除了一種笨拙的形式外，並無容止的發現。我們要推想社會性的容止是在發出聲音之前的，也沒有什麼根據。或者發音和容止同時發展，並且有了容止

之後，纔增加字彙，和補充聲音的語調。聲音是在樹林間發展的，容止是在陸地上發展的。

卡勒脫 (Charles Callot) 的語言之神祕 (Le Mystère du Langage) 是專門討論原始的聲音和牠們的演進的，但他那種推想也幾乎同樣的不能接受。他相信，有三種自然的天性叫喊：「牛鳴聲」(meuglement) 「嚇嚇聲」(sifflement or foulement) 「狺狺聲」(grognements)。後面兩種總要伴着口腔侈張的姿勢，而且他很注重着牠們。他搜集了文明人和野蠻人語言當中的語詞，供給許多適當的例子，在語詞的轉化上，關於狺狺聲和嚇嚇聲的語言是很有威力，很豐富的。「ai」「shi」「ff」伴着口腔侈張，顯露兇猛的牙齒，而和牙齒齧嚙，飢餓，口渴，發生聯想的作用；以至於那些具有銳利牙角的動物，以及任何刺人，尖利或瘦長的東西，如釘，草，樹石之類。「s」這種音和牙齒，齧嚙，嚇音，吐唾相關聯的，就用來指明涎唾，水，海等等的意義。

但是，卡勒脫的推想，和那些爲溫德氏 (Wundt) 所贊許，比較接近科學的學說，有些相符合的地方。這些學說常建立在那個原則上，就是每種刺激都能吸引某一種動作——如容態，姿勢，面部表現等。有些刺激也能引起叫喊，常常是屬於表明感情的趨向。這些「動物」說 (animal the-

ory)以本能的叫喊爲起點，注重於配偶生育時性的要求，和在一羣內食時，飢時，鬭爭時以及爲逃避，恐懼，驚駭和憤怒，快樂和痛苦時所發的聲音。後來聲音就成爲工作或應用器具和管理家畜時的隨伴的東西了。合韻的敲鑿和變換的音調，大約隨附於宴會上公衆的娛樂當中。瑞典語言學者師辟伯 (Sperber) 發明有趣的學說，以爲由性的本能，影響於語言的（譯者案：可參看商務印書館出版章士釗譯之師辟伯著情爲語變之原論）。語言學上對於農業，荒蕪和磽瘠，耕作和豐腴，勞作和痛苦，安閒和快樂這類語詞的研究，是一種有趣的消遣。問題所在，就是我們現在所發調節的聲音，經過什麼的程序，進化成爲日常生活裏情況的聯繫的主要功用，以至於行爲的約束和經驗的獲得的方法。

開始，我們必須要記得，「我們所謂聲帶那種組織的發展，並不是表示一種動物所發出聲音的總量或本質。」關於咽喉發展的理由說是「爲了攫取，懸掛，懷抱等等，而常常單獨使用前肢的習慣。」（註）想起郭婁 (Kohler) 的發見，黑猩猩間有少數合作行爲而並無發音的能力，這個雖然不是有趣的事；可是，語詞的使用和器具的使用必是相伴的發展的，而兩者都是社會的產物。

(註) 倪斯氏，喉頭機械論。

研究兒童生長時經驗的口語化，雖然具有很大的科學價值，並不足以啓示種族史上語言發展的痕跡，這是很顯明的。探尋源流，是要繼續的，可是大半總歸於無用的消遣而已。輝特尼 (Whitney) 早已警告我們，對於這一類的問題大部分所說的，「只是一些空談，主觀見解的申說，所用來解釋牠們自己的，除出產生牠們的理由以外，別無所有了。」一八六六年，語言學會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創立於巴黎，其規程第二節載着「會中不許接受關於語言的起源或一種普遍語的創造的任何通訊。」

關於語言的演進，最有價值和最有興趣的近代，在倪斯氏的書喉頭機械論 (Mechanism of the Larynx) 中見到。他說：「我看來是無疑的，人類進化所經的許多階段，能從喉頭的證據上正確的推尋出來。」(四八二頁) 他又說：「樹間動物因為補助移動，攫取，嗅聞，吞咽的效用，在喉頭的一個機關特別的發達；而那個機關經過種種變化，產生了一種器具，就成功能以極有效的方用用來製造聲音了。」我們知道，對於樹林間的行動，以及類此的努力，一個咽喉是有很大的價值